

天长作家王明义与汪曾祺的交往

□徐祥龙

汪曾祺先生不光注重发现和描写生活中的美,还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天长作家王明义清楚记得汪曾祺先生对他作品的两次点评和他去先生家做客的经历。1988—1991年,王明义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学习,汪曾祺是他的导师。

点评一

嗟尔小民,微同蝼蚁。风雨来时,天之所弃。原隰卑下,地之所鄙。唯尔蚁民,劳作不已。人具五蕴,尔有悲喜。游目支颐,乃为之记。于意云何,发人深虑。

这篇题为《关于蚂蚁湾小说》的点评,收入《汪曾祺全集》。在王明义小说集《黄梦——王明义小说选》的扉页上,王明义特意作了说明:“1988年—1991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作家研究生班时,曾将一组《蚂蚁湾小说》请导师汪曾祺先生看,先生看后便在我的文稿后写下了这段话。现将这段话放在本书卷首,算是先生为我这本书的题词,同时也是我对先生的纪念。”

点评二

这当然是一篇讽刺小说。名片这东西不知始于何时,大概很老了,原来是木头削成的,上面写字,叫做“名刺”,汉朝以后改用纸,但也还叫“名刺”,或叫“谒”,或叫“名帖”。名帖比较大,有四指宽,一拃长。后来改小了,由软纸改为卡片。名刺原来是手写的,而且多半是“投刺”的人自己书写的。后改为铅字印刷,也缩小到扑克牌大小,就成了现在通用的名片。“名刺”原来所起的作用是自我介绍而已,一般只是写上自己的名字。偶尔也有写出官职的,但较少。现在的名片都印了“片主”的官衔职务。有的名片在左上角印了好多称呼,好几行,一大排。名片官衔多,反映了当前一定程度内的价值观。

到了一个地方去办事、开会,乃至应酬吃饭,都会接到好些名片,越积越多。好多“片主”的姓名、模样、在何处高就,我早就没有印象,可是又不能丢掉,真不知如何处理。

有两位坐火车的老兄想出一个高招:用名片打扑克。这主意不错。打这种新式扑克,也得立点规矩:官大的“牌”(名片)压官小的,大官可以把小官“吃掉”。

但是这也有困难,因为“片主”不属于一个系统,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不好确定。一个地区文联办公室主任和一个饭店的特一级厨师,谁的官大?

名片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价值。

因此我对越积越多的名片,无法处理,只好把它们堆在抽屉里。

以上内容是汪曾祺对王明义的微型小说《新式扑克游戏》的点评。这篇点评的题目也是《新式扑克游戏》,原载《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先后收入《汪曾祺全集》第八卷、《汪曾祺全集》。

王明义的微型小说《新式扑克游戏》,1993年刊发于《小说界》,被《读者》转载,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同时被改编成小品《打扑克》,黄宏、侯耀文主演,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引起轰动。

日记一则

1951年出生的王明义翻到了1990年4月某个星期天写下的一则日记。这则日记记述了他到北京市蒲黄榆路汪曾祺先生家中,去拜访恩师汪曾祺的经过:

今天是星期天,上午去先生家里。先生正在书房里画画,他画的是幅梅花。先生说:“你先坐着,我马上就画完。”我说:“您画,我看着。”

师娘给我泡来了一杯茶,我便捧着茶杯看先生作画。先生的书房不大,也就只有几个平方。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还有一架书,这几件就将书房占去了一大半。单人床上没有被子,却放满了先生所作的字画。我知道,这些字画在床上散放着,有客人喜欢了,先生便说,喜欢自己挑好了。那张书桌是先生读书写作用的,后来先生在上面铺了毡子,写字画画都在上面。于是书桌也是先生的画案。书桌旁边有一张椅子,上面放了一个软垫子,软垫子看得出来是师娘用旧布料自己缝制的。先生写写画画是站着的,有时累了便会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歇会儿看一看书。

先生用一张四尺三开的宣纸在画一枝正在盛开的梅花。先生一边画一边问我:“你觉得画梅花什么是关键呢?”

先生突然地问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我迟疑了一下说:“先生,我不懂作画。但依我的感觉,把花画好很重要。”先生笑着说:“看来你真不懂画,画梅花画好枝干最重要。枝干不仅是一幅画的骨架、构图基础,更重要的是梅的精神也主要靠靠劲的枝干来体现。”听了先生的话,我有些脸红。我说:“先生,我明白了。”

先生作画,坐下喝茶和我聊天。先生说:“这幅梅花你要是喜欢就拿去。”我当然求之不得,我连忙说:“我很喜欢。”

快中午了,我站起来打算告辞先生回校。先生说:“就在这吃了午饭再走。”师娘也说:“中午你陪先生喝两杯。”

先生说:“他们前天送给我的绍兴黄酒不错,你也尝尝。”开饭前先生起身说:“你先坐着,我去温酒去。”先生生怕我不明白又补充说:“这黄酒和白酒不一样,必须温了才好喝。温酒是要技术的。他们不行,必须我自己来。”先生的话让我很感兴趣。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厨房,我想看您怎么温黄酒。”先生笑了说:“哈哈,你别听我说得这么邪乎,其实很简单的。”

到了厨房后,先生拿出了一件专门用来温酒的工具——一个用粗铅丝做成的长手柄,手柄末端是一个圆圈。然后又拿出一个专用搪瓷茶缸往里倒了大半缸黄酒,然后便把这茶缸放进了手柄上的那个圆圈里。茶缸的粗细和圆圈的直径相当。放进去稳稳的,正好托住。然后先生便握住了手柄,将茶缸放在煤灶上加热。先生有些得意地说:“这专用工具是我自己做的,很好用。”又说:“这温酒的火候和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足,酒香出不来,不好喝。温过头了酒会变苦也不好喝。只有把温度把握准了,这酒入口既香又绵才叫好喝。”先生这么不紧不慢地给我说着,既漫不经心,又似很认真。

回想起以前,每次来先生家,他几乎都不大和我谈文学,可过后想想,先生跟我说的好像都是文学,今天的感觉也是这样。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因为工作、家庭等原因,毕业后王明义与汪曾祺先生尽管联系较少,但他也像汪曾祺先生一样,爱写字、画画,和蔼可亲地帮助文学青年。王明义已发表的一百多万字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他的《蚂蚁湾小说》,反映平凡生活,细腻底层人物,抒发悲悯情怀,让人一下子想到汪曾祺的作品风格。其《出家》一篇,似乎就是汪曾祺先生《受戒》的延伸和拓展。



▲张胜方到迎春服装加工扶贫车间了解生产情况。

▼驻村工作队牵头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活动。



老党员吴跃文已90岁高龄,因脑梗后遗症,只能拄双拐慢行。今年4月,同为党员的老伴去世,吴跃文为了支持村里“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主动将已建好的硬化坟墓拆除,在乡公墓选了墓地。

钟东组老党员钟如好曾在东海舰队服役,今年恰好50年党龄。当村党总支、驻村工作队将纪念章送到他手中时,他激动地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感到无上光荣。”

定远县志记载:茅山洞,位于范岗乡,坐南面朝北,洞前是一条小沟河,12个大小山洞依次排列,据说洞深通到泉坞山脚下,小洞要弯腰行走,最大洞处,人能直立行走且常有群众烧香放炮,求神保佑。村干部钟菊带着我们爬上位于该村东部一座叫作茅山的小山坡,虽然天很热,没

有路,她一边拨开丛生的荆棘,一边热心地介绍道:“我们从小就在这里洞里玩,远近老百姓都知道这里,现在搞乡村振兴,要能开发成像韭山洞那样的景点就好了。”茅山洞东行约两公里,就是明朝开国名将冯国用、冯胜兄弟的故里宋府村,冯胜因军功被封为宋国公,而在故里建有府邸,村民为纪念宋国公的功德,遂把当地命名为“宋府”。浓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网络,必将为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的定城后花园注入巨大的潜力。

“正式到小岗村任职,我一定要为小岗人民增福,也为自己争气。”这是沈浩书记初到小岗村写的日记,也是我学习的标杆。一大早,我们驱车来到贫困户陈学友、吴兴华老夫妇家,两位老人正在家里打扫卫生。一番寒暄过后,吴兴华老人忍不住提起了2020年入选“中国好人榜”、此前驻村的第一书记刘江淮:“他每天早晨跑步到我们庄里,见到每个人都打招呼,我家所有事情都是他帮着办的。他夫妻俩还买菜来我家吃过几次饭,全村的老百姓他都能叫上名字,没有一个不说他好。”我深知,群众朴实无华的赞誉,既是对前任驻村工作队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期待。

“有一种幸福叫奋斗,有一种热爱叫融入,有一种牵挂叫守望。”7月5日,全省选派工作会议召开,省发改委及4名第八批选派干部作了经验典型交流。聆听了先进事迹,我们感受到这些成绩的背后,浸透了选派单位、选派干部多年的辛勤汗水。

驻村爱村、在村为村,群众利益无小事,努力做一名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干部。两年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必将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一句郑重的承诺、一生铭记的乡愁!



▲丰收的喜悦



▲美丽范岗



▲岭上范岗

驻村随笔

□张胜方 范岗乡范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范岗乡位于定远县城北九公里,素有定远“北大门”之称。境内多为丘陵,鸟语花香,生态优美。国道G329自南向北穿境而过,车流不息。高铁连接线、北沿山风景廊道横贯东西,是骑行爱好者的打卡之地。境内建有亚洲最大的汽车试验场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使用过的“范岗机场”,是远近少年春游远足的流连忘返之地。明朝开国名将冯国用、冯胜故里及古茅山洞,更让这座岭上小镇平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

怀着对乡村振兴的期许和向往,带着能力恐慌的忐忑不安,我们第九批工作队走进范岗村,开启了为期两年的驻村之旅。

范岗村党群服务中心位于泉坞山大道与鲁肃大道的交口处东侧,是一幢2020年建的三层徽派建筑,南望泉坞山,东依白茅山,西侧是两座小型水库,向北是范岗街道。

“范岗村户籍人口3254人,19个村民组,718户,党员104人,出列贫困户186户,其中监测户8户20人。现有帮扶钢构2400平方米厂房一处,温氏猪场,火龙果种植基地,光伏、钢构大棚等村集体经济,为三星级党支部,2020年被评为定远县脱贫攻坚先进集体……”6月25日下午,范岗村党总支书记严维付在选派对接会上向我们介绍道。

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是省委组织部等五部门明确的选派干部主要工作职责。按照“帮扶不间断、项目不停滞、工作不断档”的要求,我们迅速进行走访调研,尽快掌握村情民意。那时恰逢“七一”,慰问困难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上门接续脱贫户,张贴帮扶联系卡,走访村集体经济产业,了解村史乡贤古迹,几周“连轴转”下来,让我既感到紧张充实,又压力倍增。

产业兴则乡村兴,做强集体经济是乡村发展的关键。走进位于范岗街道的迎春服装加工扶贫车间,创建人李迎春正带着一群女工在忙碌着。她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从浙江宁波打工返乡后,在政府帮扶下,购买了20余台二手缝纫机,承接长三角各地服装加工业务,带动村里贫困户、留守妇女40多人就业,先后荣获了“省级乡村工匠”“滁州市十佳脱贫户”“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村属帮扶车间钢构厂房位于G329东侧一处院落里,一群女工正在打理着毛毯。据了解,原来租用此处的体育用品厂现在搬迁至县经开区,一位加工毛毯的老板在此临时租用,过几天就撤场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厂房租出去,这些都是扶贫资金建的,要是闲置不仅可惜,更是我们的失职。”严维付书记一边带领我们实地看,一边介绍道。

下钟村民组的悦喜火龙果种植采摘基地,是退役军人张志刚牵头的。每年6至12月,火龙果陆续上市,由于精细管理,品种又好,他的火龙果口味很好,价格也公道。由于风吹日晒、长期大棚作业,这位“80后”小伙略显苍老。当问到销路时,他笑道:“我们的火龙果一部分在定远销售,一部分会做成火龙果果酒,送到合肥检验合格分装后放到市场销售。火龙果营养丰富,只要宣传得好,知名度上去了,销路自然不是问题。”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青衿之志,白首方坚。